

雪窦山:日本曹洞宗之源

□裘国松

曹洞宗为中国禅宗的五个主要流派之一。日本曹洞宗为道元和尚在中国得法而开创,它向以永平寺、总持寺为两大本山,当下拥有一千万之众的信徒,为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近代以来,日本曹洞宗还创办了驹泽大学、爱知学院大学和东北福祉大学等,为本宗和日本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教育、科研和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说到日本曹洞宗,首先得提到南宋如净和尚,因为日本道元和尚得法于他。

在中国禅宗史上,如净并不是一位十分突出、影响重大的禅师。可以说,如净在中国佛教史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日僧道元入宋求法,并成为如净弟子。当代有日本学者如此评说,“若无入宋求法,或无如净,便无道元。”

追本溯源,因道元在明州天童寺如净那里得法而东传,由此,日本曹洞宗广大信徒奉天童寺为祖庭;如净示寂后葬于杭州净慈寺,因而日本信徒礼敬净慈寺的如净墓塔为祖塔。

其实,与天童寺并视为祖庭还有明州雪窦寺。《雪窦寺志》记载:“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曹洞宗第十二世足庵智鉴禅师接任雪窦寺方丈。师之法嗣天童如净禅师,传法于日本曹洞宗开山永平寺道元禅师,故日本曹洞宗将天童与雪窦并视为祖庭,不时来华朝山礼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先生也指出:“所谓祖庭,指的是一个宗派的祖师活动的主要的寺院。”他的这个祖庭概念,是《雪窦寺志》之说的一个理论依据。

禅宗五家,宋代明州雪窦山尤在曹洞、法眼、云门三家对禅宗

的传承与发展,起着根基的作用,人称“禅源”。就连北宋大居士苏东坡也曾抱憾:“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朝廷诏令品第禅院,评出“五山十刹”,雪窦寺列入“十刹”,位居第五刹。

是该回望一番智鉴如净师徒与雪窦山的关系,深究一下日本曹洞宗与雪窦山的“血亲”了。

雪窦智鉴(1105-1192)曹洞宗第十二世。安徽滁州人,俗姓吴,号足庵,世称足庵智鉴禅师。淳熙十一年起,住雪窦寺八年,百务一新,四方来归,宗风大振。他在寺前筑锦镜池,以蓄千丈岩瀑布之“飞雪”。智鉴阅世八十八载,塔于雪窦山之左。

如净(1162-1228),又名长翁或净长,明州葭江人,俗姓俞。他十九岁开始游方参学。初参雪窦山足庵智鉴,师徒间便有精彩的开扬。鉴问:“汝名什么?”净曰:“如净。”鉴曰:“不曾污染,净个什么?”净无言以对。史书上说,足庵智鉴知道这位弟子会有出息,很是器重,但如净最终没有等着盼着,继承智鉴法席。他有自己的抱负,最终选择走出雪窦山继续游方。后历任建康(今南京)清凉寺、台州黄岩县瑞岩寺、临安(杭州)净慈寺、明州定海(今镇海)开业寺、明州(宁波)天童山的住持。因了知京城临安的佛教事业更重要,他两度入主净慈寺;暮年奉敕住持天童寺,但时间只有短暂的四年。

如净禅师平生很少有对徒众提起自己的秉承、法脉。临终时,他在涅槃堂中拈香云:“如净行脚四十余年,首到乳峰(雪窦),失脚踏在陷阱,此香今不免拈出,钝置我住雪窦足庵大和尚。”是的,这位长期游方挂单的和尚,最初“定居”在雪窦寺;他从雪窦高僧足庵

智鉴禅师那里学到曹洞宗禅法,而终悟人生大事,成为智鉴禅师法嗣。如净与雪窦寺的关系,诚为魏道儒先生祖庭概念中的“祖师活动的主要寺院”。由此可见,日本曹洞宗最初之源,最深之根,恰在浙东雪窦山。

中国的南宋时期,禅宗高度发展,这符合当时日本国内的需求,日僧入宋,禅宗自然成为交流的热点。当时的日本留学僧道元,即是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实,早在如净来天童山之前,道元就听说过其人。当时,有一个叫老雄的人,曾劝道元说:“大宋国里,独有净和尚,具道眼者,尔欲学佛法者,看他必有所得。”(道元《宝庆记》)。

因此,一听闻如净移住明州天童山,道元便跟随如净学禅。道元在其后来的著述《正法眼藏》记载:“大宋宝庆元年(1225)己酉五月初一日,初在妙高台烧香礼拜先师天童古佛(如净);而先师古佛亦始见道元。”

道元入宋时,正是禅门临济宗及大慧宗泉所倡导的“看话禅”的全盛时代,临济禅也是南宋禅法的主流。他初参临济宗,最后选择了曹洞宗禅法。而恩师如净当初也是从临济宗起步,走入曹洞宗的天地。如净与道元,师徒俩能建立起父子般亲密无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由于“始于临济归于曹洞”的这层殊胜因缘,可谓“适逢其人”“感应道交”。

南宋宝庆三年(1227),禀承师训,得到了曹洞禅法脉的正传之后,已为曹洞宗第十四世孙的道元和尚,东归祖国,创立了日本曹洞宗。次年,如净示寂。

道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禅学风貌,被誉为是日本历史上唯一具有独创思想的哲学巨人,在中日古代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如净则被后世日本曹洞宗信

徒尊奉为“高祖”。

以如净等雪窦禅师为例,不光日本曹洞宗渊源于雪窦山,中国东南名刹净慈寺也如此。

当代编纂的《杭州佛教史》有这么一个表述:“净慈寺历代高僧辈出,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当推智觉延寿、济公活佛和如净禅师。”而其中的延寿、如净,就是从雪窦走向净慈。多位吮吸过雪窦山岩蜜乳汁、沐浴过妙高台之顶朝阳的高僧大德,他们行状高杰,学修并重,“功成”海隅明州的雪窦寺,“名就”地处国都或州治、路治、省治杭州的净慈寺。

这就是称之“禅源”的雪窦山,它对佛教禅宗的无限张力!

佛教讲求纯正的法脉传承。如果说日本曹洞宗像一条奔流了近800年的大江,那么它的最清澈源头,是在浙东雪窦山。雪窦智鉴——天童如净——永平道元形成的这条大江,智鉴无疑为“源”,如净是“溪”,道元则在日本形成了“江”。

假如我们以当代的科研作通俗的比喻,日本曹洞宗的“研发基地”是在雪窦,“推广基地”则在天童。宁波的这两大禅宗名刹,宛如两座双子星塔,诚为日本曹洞宗的两座丰碑。当代日本学界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绕不开对天童、雪窦在内的南宋“五山十刹”、对明州的研究,其中就包含道元和尚由明州东传的那些中国文化。

那雪窦山呢,而今已为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中华弥勒根本道场;全山方丈怡藏大和尚,乃现代高僧茗山法师生法嗣之一、曹洞宗第四十九世孙。日本曹洞宗的信众们,若想于此凭吊宋代遗迹,道元师公足庵智鉴主持修筑的雪窦寺前锦镜池,它南端临瀑的一小部分仍存。那眼高山小池,汇聚了雪窦东西两道涧水,清静透亮。倘若流润众生,普得沾溉,定当令曹洞信众的善根,悉皆增长!

腊月的年味

□陈峰

进入腊月,生活中都是年味。“呼嘭”,谁家的小男孩在苦楝树下放鞭炮,把那原本摇摇欲坠的苦楝树籽震得乱飞,吓得路人忙捂上耳朵,可惜来不及了,只好拍拍胸口,想要找那小男孩教训一下,也不知上哪里去找,那孩子早没影了。

阿红跑来告诉我,她家的浆板已经睡进被窝里,马上可以吃了。浆板就是那种甜酒酿,有糖水的味道,又有酒的醇香,好吃得不得了。我家的浆板自然也会睡进被窝里,母亲说浆板里的糖水是在睡出来的。

先烧一锅糯米饭,糯米饭冷却后用大的瓦甑盛着,撒甜甜酒曲,用手翻来复去地翻,大概是要让它们均匀地吃到甜酒曲。均匀后,怕它吹风受寒,小心地用被子把瓦甑裹起来,放进柜子里焐着。到了晚上,再把它抱出来,揭开瓦甑,用一根筷子插在中间,旋几旋,旋出一个孔来,看看出水了没有,出了水就表示成功了一半。我总是跟在母亲后面,看着这一切,两个哥哥每天晚上埋着头做作业,装作一点都不关心的样子。等到第二天晚上,再揭开瓦甑,香气在整个房间四处乱窜,可以尝尝味道了,两个哥哥哪里还坐得住,早已放下了笔,一人一个调羹,舀起一口尝尝,再舀起一口,第三次舀起的时候,母亲阻止他们,不能吃了,不能吃了,再吃,要醉了,脑子就糊涂了。

这浆板,可真甜啊,可惜不能尽兴地吃。过年时,母亲把浆板放进汤圆中,浆板汤圆是走亲戚的最高礼遇,显示主人家的客气。有一天,阿红偷偷告诉我,隔壁阿伟脸孔血血红,说着乱七八糟的话,好像发烧了。我忙跟着阿红去看阿伟。平时,我们三个小孩在一起玩捉迷藏,抓强盗,有时跳绳跳皮筋,阿伟不跳,但是他会帮我们甩绳、撑皮筋。此刻,阿伟红着脸,对着我们傻笑,“嘿嘿嘿嘿”,边笑边说,“甜啊,真甜啊,真是太甜了。”两只手臂作出飞翔状,原地转着圈。

我不敢上前,疑心阿伟是不是发神经病了,阿红则大着胆子,上前,问阿伟是不是发烧生病了。阿伟打了一个嗝,喷出一股酒气。

腊八节随后就到了。寺院在这一天,准定煮粥施粥给众生。家乡有法海寺,腊八节的头晚,善男信女一大帮人赶去帮忙,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小孩子只要在家等着,大人们一大早提着桶从寺院回来,各家各户地分,煮得烂烂的,黏黏的,吃下去是甜甜的,糯糯的,吃到一粒松子一只枣子就会无限欢喜。

年糕,家家户户几乎都要做,年糕年糕年年高,谁家不要年年高呢。一做年糕,年味更浓了。

老祠堂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挂着灯笼,廊柱贴着春联,喜气洋洋,还有圆形穹顶的藻井戏台,四处弥漫着热气。厢房的两口柴灶烧得热火朝天,做年糕的机器在道地铺排着,轰隆隆地响起来。大人们哼着小调从这头赶到那头,小孩子追着闹着,一会儿上戏台,一会儿下戏台,踩得地板“咚咚”地响,一会儿去看灶口,烘烘手,一会儿去看年糕,讨一截来,一边咬一边嚼一边笑。

男女分工有序,男的烧火蒸粉做年糕,女的盖红印码年糕,长长的一溜排桌子上堆放着冒着烟的年糕,一朵朵梅花在年糕上盛开时,小孩子的心里也跟着开成一朵朵花。

好心的大伯拿着一条刚从柴火中煨熟的年糕递给我,烫得我颠来倒去好一会,焦得刚刚好,黄灿灿的,用手掸了一掸,咬开来香气四溢,外面酥脆,里面糯香。

年糕做得差不多时,剩下的年糕蒂头最好吃,大人们把年糕蒂头叫做年糕雪团,自备了从家里带来的油炒榨菜丝或肉丝咸蛋当馅料放在年糕雪团中间,裹起来吃特别有味,糯滑不腻。

肚子吃得饱饱的,孩子们在门口跳起了皮筋,两个人用身体撑开皮筋,一个人跳,从脚蹑撑起,依次膝盖、腰、胸、颈,最后两手朝上伸,皮筋撑在手腕处,最后一级没有人能跳得过,除非是我们的哥哥姐姐来参与这个游戏,但他们是不屑于与小孩子为伍的。

“小皮球,争上游,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我和阿红边唱边跳,皮筋撑到胸口,就跳不动了,气喘如牛,简直是要飞上去才能够得着。这时候,是多么盼望长大啊,长高了就能轻而易举跃过去了。

夕阳的余晖洒在祠堂的大门上,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闪着红光,路过的人抬头读一遍,抄着手笑眯眯地走了。远远地,传来谁家母亲的叫唤声。

“阿大吃饭喽,阿二吃饭喽!”孩子们收起皮筋,石阶上拿起棉袄穿上,急急地跑回家,回家后才知道,原来纽扣一颗一颗一颗,怪不得刚才阿伟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盯着我,从上到下看了几遍。

天已经墨黑了,鸡们早已闭上了嘴巴和眼睛。灯光下,母亲钉好纽扣,抖了一下外套,“哎,衣裳又短了,真快。”

柜子里渗出一阵又一阵的浆板香味。

“明天,给彩英婆婆送些年糕过去,早去早回,要炒瓜子花生了。听见没有?”

我糊里糊涂应了声“嗯”,一骨碌就滑进了梦乡。



听雪

李陶 摄

年前趣记

□裘七曜

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裳,发压岁钱,家里还有好吃的。

那时,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缝缝补补又三年。即使做了新衣裳,也是老大的新衣裳。那布,叫老布;那衣裳,叫老布衣裳。

可是,过年就不一样了。基本上家家都会请上那个老态龙钟用木炭熨斗的老裁缝,给每一个人做件新衣裳。

那时,家家种棉花。母亲说,过年想穿新衣裳吗?想穿,那必须去摘棉花。尽管一百个不乐意,但在新衣服的驱动下,还是兴致勃勃地背上小背篓上陣了。摘了后晒,晒了后轧,轧了后纺,纺了后织,在时光里来回穿梭……

然后,在某一天,听到了一个清脆明亮的声音:染青布蓝布啦……染青布蓝布啦……我们雀跃着,又像“六月弹涂毕毕跳”奔走相告:染青布蓝布啦,过年有新衣服穿了……

那个穿黑衣服戴老花镜的老裁缝过来了,多余的木板门拍出

后搭成了一个简陋的裁衣台,木炭“嗖嗖嗖”燃着,剪刀“咔嚓咔嚓”剪着……给即将如期而至的又增添了一份期许和乐趣。

父亲翻山越岭从镇上割了1斤肉,买了两条带鱼,说家里“做师傅”下饭菜必须丰盛些。肉切成了八块,每餐放在干面菜羹上,装模作样:大凡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这肉不到完工前的最后一天,是不能吃的——不管主人家如何感情相邀。一来为自己留下好口福,二来也是体恤农家不易。偶尔,我们忍不住想悄悄偷夹一块肉,滋润滋润干瘪的肠胃,可筷子刚沾上边,不便发作的母亲一个眼神就把我们刹住了……新衣服做好了,母亲说要等到正月初一才可以穿。那盼着吧,盼着的年,总会轰轰烈烈地扑面而来。其实,乡村里,四处已

弥漫着纷扬的喜庆。

最热闹的算是孩子们。你瞧,在清晨的溪边,那些穿老布棉袄已放寒假的顽童,先用一只脚踩冰的厚薄,感觉厚实,炫耀着在上面跳“芭蕾舞”,一不留神冰塌了,厚厚的棉鞋进水还讪笑,他应该想到回家又将遭受一顿呵斥。

偶尔,还去镇上的王瞎子那里买一些像麻点一样的“小炸炮”,我们美其名曰“麻痒老伙”,放在像毬子那样的玩意儿里面,直抛空中,当它悠悠着落到地面时,总会发出“砰”的响声,那叫“鸡毛枪”……

最难忘的是猪呵,跟我亲密无间的猪,呵护了快一整年的猪!

可现在,杀猪的远房表舅已经来了,他的手永远是油腻腻的。猪,看到了他,蜷缩着躲在角落,还畏畏缩缩地呜呜着。

母亲说,去把猪哄出来,它跟你熟。可它已是一反常态置之不理,噙着泪、悲哀的眼神,委屈着哼几声,不再是那个憨厚可爱摇摇尾巴用嘴拱拱我的好“兄弟”了。

我拉它的耳朵,它蹲在角落里,

万分悲鸣……表舅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走过来,轻踢一脚……一界眼一界,泥螺服沙蟹。然后,那个拨浪鼓摇得“当哪当哪”的卖糖人来了,他戴着一顶厚厚的毡帽,悠悠扬扬地挨家挨户叫着:鹅毛鸭毛好兑啦,鹅毛鸭毛好兑啦……

盘龙灯的来了,踏高跷的来了,套面具摇扇子的“大头和尚”也来了。龙分单人龙、双人龙、多人龙……舞龙的满口都是吉祥高照的祝福:青龙盘谷仓,黄龙翻棉床,六畜兴旺,一年更比一年好……顺便还放个冲天炮仗闹闹(那要主人加钱的)。多人龙还在晒谷场上打“落地梅花”。那些孩子们就像早上刚出窝守不住阵脚的鸡,成群结队冲向龙灯的后面,蹦跳着,热闹着,如影随形……

卖“春牛图”的老爷爷来,要年糕要米的乞丐“寻月讨饭”来了,远离故乡在远方拾梦的游子来了……

雪花,偶尔也来凑一下热闹,簌簌地落着,丰润了远山近水和村舍,融融的,绒绒的,柔柔的……

年,你等我;年,你依我;年,真的来了……

冬天的风越来越狂妄

□原杰

外面的风越来越狂妄
它从几千年前的高空开始追赶
人和落叶纷纷逃走
天也愈来愈冷
禁不住与田野里的荒草一起
发抖
一阵阵的寒风
无情地渺小缩在屋角的我

此刻 渺小的我来到你面前
不用说话
最炽热的表白也会变冷

也不要搬出闲情逸致
最用心的打扮
无法抵挡腹中的
饥饿

我看着我你看着我
当务之急是寻找阳光、粮食和水
一间向阳暖坡的木屋
甚或一座挡风遮雨的草垛
而后手拉手做窠
抵御严寒
二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得多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